

李朝實錄 第二十冊

中宗實錄 第一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二十冊奥付

昭和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區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 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豊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20  
CHUNGJONG SILLOK  
I (1506~1516)

Gakushu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59

卷二十一 甲戌九年

十月庚寅朔 .....

大酉

十一己未朔 .....

大午

十二月己丑朔 .....

大巳

乙亥十年（一五—五）正月己未朔

大巳

二月己丑朔 .....

大巳

三月戊午朔 .....

大巳

四月戊子朔 .....

大巳

閏四月戊午朔 .....

大巳

五月丁亥朔 .....

大巳

六月丙辰朔 .....

大巳

七月丙戌朔 .....

大巳

八月乙卯朔 .....

大巳

九月甲申朔 .....

大巳

十月甲寅朔 .....

大巳

十一月癸未朔 .....

大巳

十二月癸丑朔 .....

大巳

丙子十一年（一五—六）正月癸未朔

大巳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

示恭僧徵文碑武金不誠李大玉賈錄卷之

卷之三

王諱燭字紫天成宗大王第二子母妃貞顯王后尹氏燕山人。宗社將崩，衆議推戴性仁孝勤儉，於聽斷謹悅，恤民愛物，以接天下優納。諭諒誠心事大終始不替，不樂信羣端好遊，敵擊之色現，武帝驕之，卒亦不留。中年好學，善鑑意古治而專任新。

事多過激。未克就嚴，往往爲華人所誤，能復開悟，頗有學力。在位三十九年，壽五十七。

唐更曹判官柳摯李商隱建議乃與軍資副正辛先武軍器寺金正一日夕希顏請金勑金主董家是告其族乃具朴云宣仰頭丁會于訓遠完武夫失業

將督應雲集柳子元具壽永寧山君錢雲水君辛誠徒康君濶亦來會食

馬碑洞口於是文武百官軍民等開風布道街塞道領政抑治有  
議政金希京成申凌鄧局署禮判曹書宋缺兵曹判書李孫戶曹判  
書李本男判書朴善吉判書尹善吉判書白承先連良春水雲

中華書局影印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金錢同金李孫姜錢沈今孫恩郎孫金順石張同及金淑舉袁人  
高貴公其內又遣武士于義禁府審處解放囚人急令赴  
高貴公其內又遣武士于義禁府審處解放囚人急令赴  
高貴公其內又遣武士于義禁府審處解放囚人急令赴  
高貴公其內又遣武士于義禁府審處解放囚人急令赴

明元宗等進軍于廁門外以申然宗者約因子當靈應留抑平光季  
男金主御柳涇子歸門將軍給事中百官軍校騎景福尚書議

于大妃曰今者上失君道政令昏亂民生苦於盜賊

臣等夙夜憂慮同知攸濟大小臣民屬望晉城大業已久今當  
以爲宗社之計敢稟愚者大妃固辭曰達劣稚子何以能堪  
司馬文正公集卷一百一十一

世子年長且賢明，總管行伍，所治軍事更勝。吾曰君目精敏，大言已彰，不可更改。仍遣柳順、丁泰、譚平率士衆迎。晉城大君子私臣。大君宜謹再三，迫於衆情，遂乘輦輶闈入。思政殿諮詢等議曰：「自古廢立莫有無數，

罪者惟昌邑王耳今須善處之當遣人往告曰人心皆屬晉城事勢如此請避正殿出大寶云爾則必從之矣遂遣李賈輕詢內官使教生于昌邑王人文字具書曰成帝重之曰昌邑王固已至七廟子為一郡人守女出上

得官令苟之具各已手封雪力臣多此原文卷之印金本三五  
寶授尚瑞院官員未時百官入庭班定先布 慈旨旨曰惟我國家  
德百年深仁厚澤洽于民心以基萬世不拔之業不幸今者大失君道

民心嗷嗷若鑿塗炭大小臣僚皆以宗社為重來慶豐立以晉城大君憚夙有仁德民心攸歸成請推戴予惟發昏立明古今通義俯憇群臣乃使平陽侯公承命而上膺于焉同民分守邑而復請之

社幾危而復安國家之禍累既大於是故茲教想宜本志若臣俯伏聽命惟欣跃躍於是晉城大君以翼善冠袞龍袍此即位當用毅執而美平未取也而

中安堂集卷一  
也即位于景福宮。勤政殿受百官賀。頒赦其文。考自予以否德居宗室。  
二言。庶務分躬。躬。宗族。近年。言失其道刑。故頒告天。以窮靈罔。因之。

**依憲幸賴宗廟威武臣僚以宗社生民重寄爲念  
大妃慈旨固辭推戴勸予即位辭不獲已乃於今月初二日即大位于景福宮闈閣**

宗初宣布寃典自今月初二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蟲毒廢黜誅故  
教人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父母祖父母但犯強盜關係  
相常外之流亡竊充軍定屬安寧甲子以變分配他山人役發未終

覺已決正未決正或宥除之故以有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壅塞之在位者各加一資貧窮者代加近年變亂在章新立條科並皆蕩除一處

祖宗成憲，~~特~~無疆。休更念無道之恤，有非常之慶，宜設非常之  
恩，故垂教示。想知恩臣，咸呼萬歲歡聲雷湧分，遣敬奏官于八道。  
頃敕史至三輔山，生鑿金印，以賜尚書令，事追漢武。

**出母多殺大臣惡聞規諫殊寬言官被殺庶母竄殛諸弟日薦媚好遼戲無度亂人妻妾無有所忌改喪制以日易月納常掃地羅悲泣天神**

預於廢妃事打殺內庭分配所生子安陽君忻、鳳安君愷及族親子絕

誠李季男柳子光金華州仍留昌德宮直宿命還給洪倣職牒入慈壽宮故主李宗衡官居後宮朴崇質官能東西禁標皆從大臣之言也大臣等啟曰財日請遣官祭告宗廟社稷傳曰司○安置前王于喬桐夜二鼓奉事安潤國來啓曰廢主著笠紅衣不帶而出伏地秉轎曰予有大非忤蒙上傳無事而行廢於慎氏亦出貞清宮人奉居此○己卯朴元宗等會議啓請曰廢主降封為君如魯山例主後日對講者別置之請院使興運平等放之唯覆紅院興清出審憲院分別經主者後放之內帑寶物貯給興清者推納後出之附兩閣宮城門仍閉惠化彰義門諸路津梁依舊通行在廢主頭廢襄宰相可用人及以非辜收戮牒犯賊人錄以答諸官職○罷革者仍舊復授新選者並除革除鴈鵠首事一切革職諸駕馬擇善者依舊內外司僕寺立委其餘區處已革職謹區守令急速差遣成均館急速修理還安檢版諸學堂並令條理復舊諸內役所並當罷革所用雜物悉還該司箭串牧場依舊復設內人中由田張之類名裹紅浣青數箇鑰匙內人經幸者令內官分別書牘其賜牌公私賤並刷還本役且其抑買或掠家舍田民遷其主領近邑驛罷東安府埋其主于墓所勿稱陵彌罷修理

于京鑑全羅黃海慶尚等道今後分封進辛甘又傳曰司鑒院物則已令減數如小日次封進之物及漁父並令量減大臣等啓上教至此一國臣民之福也近來民困若流離失所即位之物積弊皆臣等不勝忻悅之至○領議政柳洵右議政金壽寧等啓曰近者君道大失天命人心已歸于殿下久矣今此之舉固無預於群臣之力然如此大事首倡爲難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汀等奮不顧身倡義論衆不刑一人立成大功宜可褒賞傳曰予亦料之其考前例以啓○士臣等故曰近者使命相續驛路彫弊雖四五月程過十餘日至其所亦或有乘私馬者當人急務莫草爲先其辭復簡自請令曆練傳曰可傳曰今後計閱室相依前供餉○朴元宗等啓曰慎守勤慎守謹慎守英尹選子督以慎奉職並遠方付處傳曰可○元宗等又啓曰張政容家奴咸石昌因故容家奴仲山金成媛家奴末應曉等前日特其氣勢或劫人家財或打傷人命恣行不義請刑推治罪沈今孫金淑華崔先煥裴孫因同等家請並移疾傳曰可○庚辰朴元宗加矣穎除議政府左叅贊成希顏超音憲陰刑曹判書柳順汀超崇政<sub>因政奏</sub>之廢<sub>也</sub>老人李拜賀於閨庭命賜酒○成均館生員李翻等奉裝陳賀○

○大臣等啓曰先王朝參政院注書只二員廢王加設二員請補二員傳曰可○傳曰人內樂器及郊禕服紅丹裝定大樂舞所用諸物若自祖宗朝廟所藏者則仍置之該司所造新造之物則出外何如余啓曰上教先當○草詩文禮○以前判書全應其職請辭位使前觀察使任由諫為請承襲使○辛巳受朝榮○傳曰前所分配罪人已令被職牒敘用矣然其分配人等書名底案後敘用可也而吏兵尙今政擬望其任用當否問于政丞右議政金壽童等回答曰不先取票而據爾擬望更兵曹果誤矣○正本名壽時後附名同生兄弟去三月連母喪因短喪耳傳曰甲子以後言事被罪者依政丞所敘用且甲子前後雖犯被罪人亦盡書落如有利用之內官被罪分配者及收職牒者亦皆於送還給職牒何如回啓曰上教先當○右議政金壽童啓曰臣與女畠蔡謹金壽正本名壽時後附名同生兄弟去三月連母喪因短喪之制不敢違越脫喪復職食肉如舊今廢新法一遵舊章臣等欲就城外喪只即位之初議事甚多不敢仰達表情今大事已定粗復舊制臣與壽正請解職終謝傳曰其與政丞及六曹判書議定頒政柳等答曰喪制固重喪之制不可復行金壽童連守喪終制甚合於義但今革正之時欲除舊政非此人不可所任緊者尤不可遯職况先王朝有創復之法姑從此例仍令行公為當起復若令該督鑑錄爲之則節目必多必不仕累日始初出施復職權宜行之而如壽止則辭職終長不妨殉殮啓曰臣老鉢恩懷多有未及處令右議政金壽童仍書行公九道革事同議各傳曰可○領議政柳恂等啓曰洪景舟時如四品則陞三品三品則陞二品例也然其間或以四品陞堂上者有之凡用入當各述其器以景舟非徒心志純謹且大功勞可大用雖除承旨之職何妨傳曰依故差可也○朴元宗等啓曰廢世子及昌寧陽平等近在城外未為移宮擇幽僻郡邑安置官於其官舍禁雜人出入傳曰可念啓曰鎮旌奉仁遂誠堤川敦壽牛峯並於官舍近處置之高其垣牆常令鎖閉九出納衣食等物令官人監掌其支供以所在官食乞米炊爨使官奴婢之令軍士等直有無事守合每月季報觀察使傳曰依故下書入遣觀察使勿封進首易已收余者各還其主傳曰中西蘇室乃先朝所置不可不復

字廟永寧文昭延

中宗皇帝卷第一

恩賜進止差備官閣令及忠良齋任事內官仍舊復置例如愈放曰上教先當○禮曹判書宋執 啓曰今年乃生貞進士文武科式年試題曾已出送於各道舉子者且不是古例請罷榜來丁卯年依舊制改試傳曰可○朴元宗等啓曰內官崔慶用心詭詐前王朝逢迎主憲所導邪心誣飾構罪人多被害不可不罪請決杖逐方付處傳曰可○領議政柳恂右議政金壽童等欵曰金興壽高世輔金公著河宗海嘉善加請今政改正傳曰可又啓曰忠公通請復職忠清道方畿縣牙山平澤稷山龜川等官並遷職本道新恩道傳曰可又改曰請革垂待謹官復葬經筵官舊端奉先殿太一殿奉依舊復設傳曰可又啓曰平城秀朴元宗會以赴京侍差下改差何如傳曰可傳曰廢世子鎮昌寧陽平教等俱以勿推必不能騎馬隨行令乘轎以暫時如命南王成儀恣容故嫌卒在昌德官者其可放出今傳曰版儀合歸私第故容版嫌如張田之賴治罪發放出為當○壬午傳曰廢

中宗皇帝卷第一

主慶會樓園林及四面遊廊皆可飲市人之物且池中船隻亦多可各還主東令輸出何如余啓曰上教先當○臺諫合辭啓曰權齡聞孝孫鄭璿等當廢王朝皆以政儀之父陞為堂上或為工曹參議或為刑曹參議人物俱不合六曹堂上請遜鄭璿亦可降品監察具世健任時不識事體請改正不叙東西班傳曰問于政丞後設滾政丞等欵曰臺諫之旨甚當傳曰依故○朴元宗等啓曰高安正內人婦夫李希哲與清族親趙興青父金同興小婦夫梁玉馬興清族親金貴存田非族親請並拿囚治罪傳曰可又啓曰李稱妻李壽等二十八人或以內人族親或以興清同生或以內需寺奴子作弊最甚各決杖定罰兩界極邊都役家產收入萬李富等十五人其罪尤甚並皆處斬傳曰何如傳曰可又啓曰直長崔冰光參軍梁順孫金保常察訪梁繼善監察鄭承讓與錢朴輕水運判官高順之監役閔龍孫主簿蔡子枕察訪裴世倫縣令林繼昌主簿閔世球參軍許凡宋驛習詩官崔淨車兄李金敷副司勇趙達全金承宣侍官趙光俊萬戶河僕梁監役金善敦衛率鄭承祥鴈牌頭鄭世慶金益禹鼎垂司僕李聯孫文允孫監役金碩剛宋浩等數附內人以取官職並推考科罪

水不叙用傳曰可○領議政柳洵等啟曰新設廣惠署追憲署水惠室補難司諸花店西江水庫漢江水庫諸並革罷傳曰可○以全義堂為議政府左議政朴元宗為右佐賛成希輔為刑曹判書尹金鑑為京畿觀察使金浩為忠清道觀察使張孫為慶尚道觀察使姜岱為江原道觀察使洪舟為學政院同副奉旨安溥為司諫院大司諫鄭允弼為弘文館副提學李希輔為直提學成憲升為典翰院副使為禮教李惟為副應敎李世湖為司憲府持平鄭煥為修理金安國為副校理朴巨齡朴光榮為正言金鑑文為修撰李良鈞為副修撰○獎未傳曰各及清獻閣錄間與清經幸者今已分辨何以處之其間于政丞及諸相領議政柳洵等議曰士族志願則已雖我第矣其經幸內人中公賤臣下本私戚則還本主女妓則依公賤臣還本官勿役只納貢布一匹私賤則還本主亦令收貢勿役傳曰可○政丞等議啓曰弓房皮物乃雜物計數若國用有餘則請限半蠲減外貢以休民力傳曰可○諫院啟曰本院曾入標內撤去改造成間始處典禮司所屬考之羅哥自隸奴婢請並還本從傳曰依啓○朴元宗柳順汀等啓曰濟東邊圉失守撫寧之方亦未得宜竊妻之患不可不慮遣使宣諭齒長又擇秩高名將以錢撫之使無邊警傳曰可○領議政柳洵等啟曰請辭位使請季襲便奏本格式考於承文院勝錄請辭位表本則曰朝鮮國王臣某謹奏為請辭位事臣竊念自貢稱得疾氣常不順臣父先臣恭順王諱於景泰三年薨逝臣宇甫十二承襲罔知攸焉凡百庶務委諸臣僚主事春四年奸臣謀逆陷機斯逼叔父陪臣首陽君諱本告於臣郎即勅定然猶完徒未參變故相仍心未安念臣殘貧難以鎮定杜撰安危所深甚重請先臣父母弟學通古今有德有功先子與望之於景泰六年閏六月十一日今增襲軍國句當伏至聖鑾洞寢特降明允請承襲奉本則曰朝鮮國據暑國事臣謹奏為請水襲事國王臣諱自幼有疾又當弱齡承襲國內大難以杜擾之故委臣請權襲臣自念慮患不敢求當本讓再三竟不得解已於景泰六年閏六月十一日增署國事就憲因措為此請具奏聞云依古例為之甚當敢取累傳曰可○沈福徑省漢兵折獄宗李坤等陪臣王安置喬桐來復命仍啓曰所經一路老倪咸谷先後卒相指示有快意至玄直所則圖難處甚狹窄不見天日但有一小戶僅通餌物傳語而已廢王幾入園內女侍等皆放聲呼哭臣嘗告辭則廢王傳語曰以我之故遠來勞苦多謝多謝○禮曹

答曰九月九日耆老及宗宰等賜宴于訓鍊院已有前規殿王廟不樂行今當復舉傳曰是亦夢寐依舊為之○義禁府欲曰舉附內人入喪李長吉已經赦宥勿治雖只收職牒休憲內人作弊黃小老等決杖一百極邊定奪何如傳曰依管○傳司廢王朝外方對進山廟今後更勿封進○傳曰咸鏡道按錄事何以為之其問于文悉會管曰不係經費不須採也傳曰可○命單平安達副節度使○命還給癸亥年武科金石員等紅牌○甲申傳曰昨聞前王之事不勝愴懷予以宗社頽危生民塗炭迫於悲情辭不獲已以至於此然於前王一則君臣一則兄弟情義一切自由于中天氣漸寒衣服物膳達人默送何如政丞率曰如臣等大義已絕不敢向心縱天下之教出於至情以乾物二駄衣服一歇賜送富又命退耕林園距簪十尺許○朴元宗示希顏柳順汀等論與義之功分為三等以柳子光幸兒武朴永文張挺洪景丹等以雲水君孝誠順徑邊脩崔漢洪尹衡老曹繼商柳洵金壽童全勤雲山君諱李季男壽水德康君濟禹二等以高守謙沈亨黃熾韓世昌李孟友尹汝弼孫全柳李乾安賀守威同李宗義許礪李肅元柳淳李虔成環趙元倫金瑩閔孝曾玉璣曹終衡李福金克成黃玉欽成善升李世應張漢公韓斯文金任朴水昌朴黃哲繼殷遂安君熾韓世昌李孟友尹汝弼孫全柳李乾安賀守威同李宗義許礪李肅白壽長李克正李碩安金文昌李恭申浚鄭昌壽朴挺宋軼姜淳韓恂柳應金希鄧兄譖金敬義李孟沈貞卞偶邊士諱韓故昌朴而儉朴成希雍尹衡李孟友尹汝弼李濟清尹金福柳應慶尹坦申壽麟趙世昌尹孟友尹汝弼孫全柳李乾安賀守威同李宗義許礪李肅元柳淳李虔成環趙元倫金瑩閔孝曾玉璣曹終衡李福金克成黃玉欽成善升李世應張漢公韓斯文金任朴水昌朴黃哲繼殷遂安君熾韓世昌李孟友尹汝弼孫全柳李乾安賀守威同李宗義許礪李肅三等以咸鏡道柳洵右講政金壽童啟曰朴元宗等不敢自議已功故所考如此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汀首次大策立定大功其序次當在子光之上傳曰知道史臣曰申壽麟成希顏柳淳也論功時希顏告其母曰朴元宗柳順汀與吾三人之子弟皆忘錄以而吾之子弟最多壽麟年且少勢不可開口其母聞言即怒曰吾子復見汝面豎日希顏以母言請于元宗等添錄之其隨然族屬日壽麟曰怨臣功臣其他誰與者亦多類此又曰無山赤手將有覆亡之禍在朝臣盡人出討信義而金羅則柳淳等同謀舉事移檄京外慶尚則曹潤徐等與近城尹湯老協謀起兵未及舉事遭捕朴元宗等先建大義三公六卿保首領是矣及參熟盟不以為愧又使子弟遁伏密籍其所謂功不如爲何事

也不特此也。因緣請參者不知其然如此之類不足道也。右議政金壽

董以一時名流方持勞服擁護既遺告等可也。論功之後從容退室

門柳子光曰第壽卿諱何等功乎壽童稍有知識食冒如此況他人乎

○朴元宗成希顏柳順訂等啓曰以功劳多少分爲三等但今國家城

困賞賜不可猥多三等內以沈貞以上三十人爲三等以下偶人下爲

四等以差賞賜○朴元宗等啓曰擢鈞金俊孫當舉事時適在門外

即位時鈞以都摠官侍衛俊孫以參贊入侍藩佑享金威亦皆侍衛至

坤則固參大議過陪慶主<sub>昌</sub>局捐故未及錄功何以爲之前票傳曰並

錄之又啓曰禹鼎有功勞滿其時忘却不書啓內官致徐敬生金繼

恭金叔孫金鍾任元山亦有功勞請並錄之傳曰依啟○乙酉書下<sub>濟</sub>

既及即位時陪侍人姓名於賓廳門右人等皆有勞欲錄功於鄉華意

何如啓曰若果有功則當賞矣○柳洵金壽童柳子光朴元宗柳順

訂成希顏全勤李恭權鈞韓斯文宋軒朴捷申浚鄭眉壽及六曹參判

等同辭以改曰舉事時先除慎守勤者欲成大事也今者失勤朝文方

在內署正位宮臺則人心危疑人必危疑則有隙○宗杜請割恩出

外傳曰所欲甚當然輔德之妻何以爲之命啓曰臣等亦已料之矣於

宗社大計何如○快史無留傳曰宗社至重何計私情當從群議出

外未幾傳曰其速修揚河城尉郎<sub>昌</sub>祖家今<sub>昌</sub>當移出也○大司諫安

塘司諫朴好謙啓曰近來生民塗炭宗社幾危建議宰相推戴聖

主安社稷救民生其功烈之重雖古之伊霍無以加美建議宰相推戴

大臣從事諸將固當論功重賞矣或以子第翁父兄者有之或以大事

已定從聞風來與者有之或日晚而來只矜賢體者有之皆無功勞而

並錄大功者爲未便伏望更問于達議大臣其勤勞之最重者錄之其

餘以原從論功爲當傳曰問于政丞及建議大臣領議政柳洵右議政

金壽童朴元宗成希顏等啓曰諫官之言是矣然如此大事不可輕舉

已定從聞風來與者有之或日晚而來只矜賢體者有之皆無功勞而

並錄大功者爲未便伏望更問于達議大臣其勤勞之最重者錄之其

餘以原從論功爲當傳曰問于政丞及建議大臣領議政柳洵右議政

金壽童朴元宗成希顏等啓曰諫官之言是矣然如此大事不可輕舉

已定從聞風來與者有之或日晚而來只矜賢體者有之皆無功勞而

並錄大功者爲未便伏望更問于達議大臣其勤勞之最重者錄之其

餘以原從論功爲當傳曰問于政丞及建議大臣領議政柳洵右議政

金壽童朴元宗成希顏等又啓曰鑿附內人授職者已令推論

人心皆以爲快女謁之風從此可革矣今聞只收職牒更不推論甚劇

未便伏望推考科罪以正士風傳曰問于政丞政丞答曰近來獄事

煩擾民已疲困今又如此之類一切因罰則事經大赦徒爲驟擾雖宥

其罪而職牒已收矣傳曰政丞之言甚當具以此言于諫官○政丞等啓

曰功臣之嫡一等爲首三人以秉忠奮義決策翊運靖國其次五人以

秉忠奮義協策翊運靖國二等以秉忠奮義翊運靖國三等以秉忠奮

義靖國四等以奮義靖國稱之傳曰可○朴元宗柳子光等各司功臣

賞賜考古例則適中無如勳戴功臣今此力臣賞賜依右例行之而四

等則差減於三等傳曰可○朴元宗等啓曰慎寺勤同姓四五十異姓三

四十請推刷遠方付處又啓曰崔灝達迎慶主執筆榮品今又以慎寺

福妻女子爲妾請並遠方付處傳曰依啟○初監慎氏乘轎出建

春門窩河城尉家○丙戌禮曹判書宋軒參判鄭允世啓曰慎氏既出

請推刷文以備內藏且中官冊封事亦預舉行傳曰並依啟○政院啓曰

成宗末王令政院擇二品以上宰相差爲經筵侍進官迎訪治道近來

又廢依舊後設何如傳曰可○辛酉諫舍辭啓曰建議宰相等出萬死

之計舉事共成其親信子弟得然論功攝之可也大計已定後大臣等

請推刷得密摺以此得預元勳之列是亦足矣又使子弟皆預馬

天命人歸之時孰不寧應景從子或日晚來從或只參賀禮者亦預功

宗之列紀功無章非所以示後也伏望以功之多小分爲等第若如子

親子之比兵曹主地請靈停問於政丞又請至相等政丞答曰閉孝曾逢迎順旨務為奇虛乎未全也子角性本耿耿稱正直後為成川府使有政績柳子光獨啟曰成宗朝臣以持進官入侍孝曾不以臺諫人侍聞訛辭正切人皆稱正直之人金勤答曰吾始會當為禁府掌上未見其酷且庸言也郎官亦未聞之臣為愚尚道觀察使入境四日承召上來故慎克成時雖為尚州牧使未知其督合政至承啟曰克足雖監造公主家非為刻督只以該官董役耳且慎守勸之姑自有親疎分配遠族未便其賦欲煩重則有其罪率參寧僅種事依從臺諫言傳曰李承寧盡墮依附閭閻華性本剛正較為極情之事耳豈為逢迎慎克成賦欵重則非矣不當以疎遠之親去及緣坐毋溪副正達上言其略曰臣雖廢中官族親臣妻以嚴叔儀同生在廢主朝失於百分分配遠方占之三子又以匿名書事于各刑問一次又見斥於憲家事衆所共知今依他分配未蒙恩思伏惟上慈焉上問于政丞乃讓啟曰與慎克不和事衆所共知勿分配且其父不配則其子亦可得傳曰依啓○學文院判柳桐上疏曰今百官陳賀領大妃殿下慈有時亦有教官任守宮給日仍夜直奉文院審計臣雖功不在百人之下如此大封功臣時猶隔小臣元宗抑順汀三大將期會處由開川南路直抵彰化門外藏衣園豆大將等分遣軍士謀殺事人後同諸將馳詣景福宮奉迎主上殿上即大君佑官陳賀領大妃殿下慈有時亦有教官任守宮給日仍夜直功載義某府經歷金城等上言其略曰本月初二日舉義時臣知天命人心歸于真主願效微功感恩幸至九拂捉謀斬等事臣等之名福間無際伏惟殿下降臣夙夜從事之勞俾山河之盟不祖功載義某府經歷金城等上言其略曰本月初二日舉義時臣知天命人心歸于真主願效微功感恩幸至九拂捉謀斬等事臣等卓掌而至論功時臣等獨不與焉只恐後功同賞與伏惟上裁謂之錄功傳曰柳桐等事問義丁達我人將大將曰有武才之人間風俗走者雖有功大於柳桐金駒等近不待錄功當可其言錄大功傳政院答曰閉孝曾非經筵官而臺諫不詳察誤答傳曰其間政丞李政丞回答曰臺諫雖誤啓人君侍臺諫當俟容不可以此推之傳曰孝

在營邸時素有陪從之勞錄功何如齊安大君頃唐陽尉歲暮此錄何如其間于政丞及三大將三公及柳子光申浚且壽水全勦鄭嶽壽朴頤以成績領向啟曰舉事時湯光遠在外故雖未及來其推戴之心必倍於他況主上潛邸時有陪從之功錄何妨至於增則系無計較錄當今在濟州無錄之功不可錄傳曰湯光遠於清廟三等濟州上○憲府啓曰昨日傳教以爲閔孝曾剛正人非是逢迎夫剛正之人必內外如一純實不難然後吳剛正人孝曾剛正殿主之燭酷以銅質名政廢主常曰不畏強禦當如閔孝曾是豈真剛正人也而以爲正直不無缺點傳曰曾與政丞爭議定不允○大妃傳于政丞等曰后妃之小節幽閨貞慎爲本今擇中宮之時不可徒觀其色予欲先擇二三人以充後官除穎其行以爲之配問如政丞等回答曰慈言如此正合人心臣等之意比嘗宗社臣民之福也○三公啓曰宮禁不可不整肅嚴肅以尊皇親備門內閑安婢子紛紛出入半更外戚附安只限四人其餘人並除間安內人家眷亦宜出入有節既尤不當入宮禁如東明惠善女誌尤甚遺落水屬如何且曾晳北門巨魏比因邊將連死邊事虛諱新府使夏仁蕙雖合於治民而短於武事釋武班有才略者代差何如且近日都城門外士女遊觀者全集屢嘗太甚令憲府禁止會飲之禁亦加申明何如傳曰一依所啓但惠明惠善等則不必違熙政丞等又啓曰雖別無其罪異道不可不黜請還承旨舊傳曰後若得罪則黜送可也○論咸鏡北道節度使衡衛曰近者朝廷待對人多失其宜不無懷憲今當即位之初不可不宣諭是意卿其特設宴享以慰誠懼野人且以卿意諭之自我國家自祖宗以來撫恤兩等有加無少惟其間于政丞等政丞會慎克成事傳曰孝曾事已與政丞議定完成其間于政丞等政丞不如舊兩等宜無缺督者乎主上新即位大布傳督侍兩之道一遵舊規今著特降恩命宴慰兩等目澤至屋前就坐上意更長新心誠誠歸順永為兩家之藩蔽矣具開諭使知國家之意○甲午憲府啓閔孝曾傳曰星譲持公論以督不可不從命前其職○諫院啟曰舉義之時尹

悉等政事回啓曰如此之類不可不窮推傳曰依欽○傳曰本傳色不可以

人爲之以一人爲之若疾惡則誰代其任欲擇三四人崇令禮習其在

祖宗朝亦有是例李世民改悉等政事等回啓曰

上教凡當須於內侍之中擇年少聰敏者若干入使之練習在祖宗朝亦有是例傳

曰知過乙未右副承旨李端故殿山訓導李自華有操行者也其

父母喪廬墓三年甚謹又行成廟喪三年艱察使與其夫詣具由禁

聞旅表門闈以勸後來殿主聞之以爲誠異數典更與他道旅門者聞之

恐得罪如自華盡撤其旅門請下諭各道令後立以教名教何如傳

曰其問于政事政事啓曰自華操行非人所能及今當即位之初有

尚行者尤當資獎以勸忠孝傳曰可○傳曰予在潛邸時聞鄭誠謹

行高人也廢王朝以不合時俗被誅封爵何如議于政事政事啓曰誠

謹果行高人也非常特此人九韶義孝廉者令各送觀察使答聞以聞

風教何如傳曰可○傳曰當子孫臣以文死非命不殺而此風教其一也

○傳曰國家安寧亦節婦也前日所立之表亦可復立○傳曰始鄭誠謹

之頃廣問以啓○史書皆曰咸安郡廢王外鄉附爲府屬縣邑亦以中宮

慎氏之嫁隨爲郡號降舊號傳曰可○史書又皆曰大司憲楊祐事

自慶期除授已且無成均館同知請適大司憲使專任教誥傳曰

可○傳曰近者犯華人財田民頃多分給功至何

如聞于政事政事回啓曰罪人率財田民有限功臣多而財產少量可通

給傳曰論第賜給可也○禮曹判書宋軒啓曰忌辰葬雖

朝所為事我非善政廢王嘗廢之故傳徒皆數令某作俑四方僧徒

聞風乞集京都弊將難政臣意謂草之爲便傳曰若斬削寺刹則果

不可此事則以成宗明哲之主爲先王臣后而不廢阿獨至

於我而廢之乎政事又啓曰臣奉聞禮曹之啓意謂蒙兄今乃不從

臣請皆以謂未便所謂忌辰者乃屈辱先王臣后非所以尊

宗也在成宗朝雖不至革令則在廢王朝中廢已久矣今當始之初

復行此番則有累政治大典今若必行之則此正作俑於今日也若不得廢

則只祭於陵所可也今之十六大夫祭父母於其家而不行僧齋況聖治之初尚恐爲之乎草罷甚當傳曰在

祖宗所行之事不可廢也政事回

毫之功則當初鵠功之時建義大將何不錄焉其爲人也不誠事體許

不齒士類傳曰問子岐坐政事回啓曰柳洞徵功上嘗臺諫之職是矣

然其職豈至於不齒士類乎是爲當傳曰依政事所啟○左卷贊聞

李會誥狀曰臣性本無能唯守矩拙直情奉公思克各經而已臣爲刑

曹格繩罰極戾舉時廢主有益於之教又有奸謀之跡故夏肉散聞

而無繩之迹可不慎歎惜我國家列聖相李撫卽元深仁厚澤庶人

心骨近者利政失中撫養乖宜徵百役煩重民不堪命遠移

然使命委下部傳一空財力傷竭無以堪支壯者散而之四方老弱

離子縛相聚噦聲聞知攸痛生民之困至於此甚予在潛邸固已熟

聞及今即陞夙夜轉憂興言及此良用喟然近來愁更篤法爲吾於

民者一皆湯陰動遠載成考遺惠欲大介臣民共講仁義之政今御

爭居方面任在牧養體子至懷愚臣長吏盡心撫字如有民瘼求盡

不齒士類傳曰問子岐坐政事回啓曰大事既定之後係守尤難

使知國家更化之美爲其風急是其初心使呻吟轉爲諷歌對變

爲樂土安否樂憂允升大猷以基我萬世垂澤之太平不亦甚善改謫

○丙申以義禁府所啓慎守勤族親分節單字于政事曰分配內宗親

爲多當何以處之問子岐坐政事回啓曰大事既定之後係守尤難

今雖事定後日之事不可不深慮勤守勸族親同姓則四五寸異姓則三

寸予謫故分配者非以彼人爲有罪而然也以慎族不可群聚京中故

抄送外方耳為大事者不得不爾此臣等所以居誠信也傳曰知道

○義禁府據曰營城君本以營繕之謹不省人事今在配中何以爲之

傳曰勿送○領議政柳洵上議政金善貴傳曰昨聞上教不勝感動

前朝以非妻被罪者非特誠謹如以弘文館臺諫被誅者皆直言而

取死此人等亦皆贈封贈其爵位高下或通政或嘉善其子孫中有可

用者錄用○李善取稟曰少喜前王朝以迎接都監郎官例接堂上而

遞其時丁父喪未接又以其父尹怒吉事被罪錄坐未接今何以爲

之傳曰其問于政事政事回啓曰尹喜係道連廢未接在例應於然廢王

時所爲事傳曰持獎堂上可也○臺諫李尹湯老事憲府聞孝曾

事不先上閉中會爲議政政府左叅贊本舊爲右叅贊漢山君尹陽光爲坡川尹柳順汀爲左曹判書潘佑爲岐成君朴房爲武陽君尹用灝爲左轉判李終益爲司憲府大司憲宋千喜爲右曹叢議李穡爲仁曹參知李祐爲大司成金祉爲掌令鄭鵬爲檢詳李世翊宋欽爲平李希燮爲弘文館校理朴光榮爲司諫院正言安處誠爲修撰丁酉受朝參傳曰近日宰相宰早暮勞勤了心未安今後晚相迎留政事等官院相遙閑雖是成宗朝故事然其時則成宗以冲年踐祚貞惠王后攝政故也今幾下萬機之煩親自裁斷若有所事則可命召議之臣等之相隔閑有何難哉但恐四方之人聞之必曰宰相有何事而每留聞定云嗣別則人所用於事體亦合傳曰宰相一則散去於心若無所賴故欲依成宗朝故事今所言如此其勿留聞傳曰夜對時接待經建官亦冠帶乎政丞等以如玉顯閣等處則稱便服無妨傳曰知道○傳曰今次原從功臣有異於古其公親文賞加何如政丞等啓曰上教允當矣君專以官歸駕人所用於事體亦如人材今若以資窮者親愛通政以上亦皆陞授則恐官爵猥滥但一舉之中擇其功優者已資窮則可親愛通政通政以上則雖功優者不

事柳恂曰今所以進講尚書者以帝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也大抵人君所畏者天也所愛者民也古云民可近不可遠主當施仁愛使民真朴於鄙域則太平可期近者民之困苦已甚今當即位之初敬天勤民則臣民之福也臺諫之言雖或過中亦當優容以待之則言路通而下情達矣大司農安塘執委書還筆啓曰柳恂之言具帝王鑑石之言誠下新服嚴命時政得失民間休戚不可不博採衆議以究之臺諫所論和顏色以愛之則言路開而賢士進矣臣等以近日功臣父子爵祿屢從一等親受事累瀆天聰未蒙俞允不勝盼望今者尤功臣至百十餘人而其父子又以蔭皆陞堂上原從一等陞堂上者亦無慮百餘人臣忠順衛忠營衛羽坐等皆非練達朝事者而驟登堂上將何用之官濟之濫甚宜責其爵祿上曰議于大臣故不見安塘連孫等更啟曰舉義決策以安宗社真不世之功也然其能舉大義決策者有幾人歟成宗朝佐理功臣不如柳恂與此不同故不允○傳于領事柳恂曰朝講所言之事實獲予心子居九重之上民間細故何以知之自古帝王必須老成宿德之

人以共成治道予當以卿言服膺○御臺講講講鑑綱目○臺諫合  
司啓曰近者將功臣父子加及宗從一等陞堂上事累清天聽未  
俞凡不勝缺望臣等之意欲其一等之中資窮准職者則陞堂上資  
窮而未准職者陞職叙用通政以上並令代加曰嚴王朝祭執事專  
崇進崇族親加亦可改正傳曰愚言之不允○御夕講講大學衍  
義○義禁府故曰任士狀在先王朝文結朋黨濁亂朝政猶蒙寬典  
得免顯戮至于廢王朝實緣其子崇載依附內人綠水自計進用繼  
東為惡哉嘗忠良廉爛百姓陷君不義幾免宗社罪割棺斬屍籍沒  
家產任崇載以王室甥親出入宮禁與其父士灝内外盤結以濟其奸  
讒賊百端縱更為惡戕害善良廉爛百姓陷君不義官兵宗社罪割  
棺斬屍籍沒家產何如傳曰其議于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鉉元宗等  
皆曰任士洪之罪割棺斬屍籍沒家產至崇載亦依此律論處爲  
當唯在廢斷耳傳曰割棺斬屍之刑自古罕用近日以此刑爲常權  
酷太甚予在潛邸每聞惻然今者士洪父子之罪固宜不竟然士洪  
則依家府所管而以之崇載則翁主尚在子不忍刑之其除割棺斬  
屍惟家主只賜給家舍屬公可也且墓所石物亦可撤去矣

民怯原鄉帥國家受辱甚矣莫反覆難測且在廢朝驛路倘殘倭人往來得馬則騎不得則徒步其待之大異於祖宗朝彼空無懷憤之心乎臣恐東南之兵將未解甲也自今以後三浦守令須精擇得人庶得無撫之道便邊境小蘇也上曰待倭諸事一如舊例○輿論對奉常寺主簿趙超母輔啓曰昔武王封比干墓釋其子囚今陛下即位之初前日被囚之人遠方竊逐之臣皆宥放又以言事被重罪者之子並今錄用此即釋其子之遺意臣以持平被罪徒役於延安府目見成俊李克均頭骨也延安府使累以布威盛以相舊立標以埋惟此二人歷事祖宗至于廢主深知國事之日非為國論事此乃忠君憂國之臣也殿主反人謂奸臣誅戮以徇夷及子孫既以非罪見戮又不可與草木同腐請國家收此頭骨以禮埋葬而祭之且於八道有如此人亦令埋葬則此亦對比之遺意也○下問于政丞曰時序向寒意欲送裘丁番桐何如政丞曰回故之時正可也○左議政金壽寧啓曰臣雖以上命起復從仕而爲子大義

歸如請退居廬不兄○御書講○御夕講○庚戌  
持平辛世瑚曰今即位之初事無大小一連之望可也今者論功爵人之猥濫皆祖宗朝末間之事故朝夕進諫而一切不允臣恐不率肯構之惡也前日下教以靖國功重始不然然則太祖朝開國功臣世祖朝靖亂功臣成宗朝佐理功臣其在於小乎以今日之事昇之則其功莫相上下而論功則數過四五倍爵人則其教千餘其謂法祖宗遺典乎開國靖亂之功臣不盡于靖國功臣則其數百有十餘人一何漫謬耶又曰學校風化之源不得不重慶朝時儒生等迎萬祉送胡賀朝參拜令隨班又令擔轎學者袴走無服其能鍊業乎請先修葺成均館以養儒生且司圃署官自當其署撤去特移居于中學豈無他處而必於學宮乎其時官員不可不懲知事宋霖曰廢主之大異於成均館為高廟之園故明倫堂東西廡盡皆破壁佛生無可寓之處今雖欲急修補軍人當靖國之日盡令還家故應上書者亦歸以此未即脩補耳上曰成均館具速修補司圃署官員並令推之領事朴元宗曰廢朝繼歛紹法無有既極一皮之直至一大牛以此民生日困牛馬

寶盡于胡人魏城牛馬見存者僅四十餘口臣意以爲依  
友年例限氏族復歸誠何如 上曰可 事滿公司欲前事不允○命  
召靖國功臣等于閣庭各賜秉裡白金鞍馬有差 御書講○御夕講  
諭○傳于禮曹曰迎安府埋置成俊李克均頭骨以禮收葬而致奠獻  
解脫歸昌原轉明倫沈會淵尹潤商魚世謙就致亨並禮葬後致奠○傳  
于兵曹曰歸水田非等類族親各令分因人事及內需司索付人等令  
各道監司及該司詳覈非十分私賤者分領飛驛支以蘇驛路○傳  
近來連將或非其人撫撫多失其宜誠屬可慮三浦僉使及東萊蔚府  
熊川等守令有不合者並令改正○亦大雨震電○辛亥政院啓曰大  
月雷乃收聲而去夜大雨震電皆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失出災異  
以謙告之而尚不知悟傷敗乃至方今 即位之初毫髮之失而天  
乃先出非常之變請 犯下啟天勤民以答天譴旣曰知道○御朝議  
大司憲李惟善大司諫玄璫等論執事族親加原從一等功臣加  
嘉不允○傳曰成均館四學及外方可舉賢良方正之士敘用○是諫  
令司諫曰原從功臣一等資窮者鄰受加及功臣父子蔭加請速改正  
廢慶時逢上意以得嬖幸始至希輔繼衛金社閔子芳宋仁猝等  
尤甚而子芳親見慎守英告居名害事而又自進告語及無章是重啟  
廢主殺戮心請先黜此革六霄臣民之精憤頃有廢主瀆亂天常行  
短喪之制間有無行之人於父母喪或赴試或婚娶者請令推治大抵  
即位之初所先重者綱常也古人云表正則影直上以躬行率下則  
下莫不從今者革短喪之制以重綱常爲先務而大臣邊將並命起復  
是大有失於新政無革事而猶有是命可乎不允○傳曰帝王治  
體之道可書屏凡以爲法戒者其書以啓○御書講○御夕講○壬  
子 柳朝講執義李惟清曰廢王半臣唐繼衡李希輔閔子芳全社宋  
仁猝之奸惡於士庶而當舉義日未暇除去人所共憤今革正之  
時請除此數人以慰本臣民之憤全羅道觀察使崔雅忠清道觀察使  
金浩漢不知可否事民怨不小並速改正 上同廢王時賞無常故耳  
非蓋阿諛也惟清曰李希輔等中外或云廢王或云宰臣或云弄權之  
臣今反正之時固當罪之況任之勿疑乎 上曰李希輔等逼逐得寵  
者何事耶正言朴光榮曰其隱微之間所爲之事外人焉得以知之然不  
時命召于內賜之以酒歟在必醉又不計職次當爵豈無緣而歟此乎  
當時可用之人非獨此輩而廢王遠其逆順順吉九有出入若盡此數

人則如失股肱其與士庶何異哉○上曰嘗為大臣謀○御晝講檢討官金質岐曰日者廣朝時無罪受戮者命加封爵此正文不封持骨之私心也但無子孫者未蒙天目其妻妾賜物何以仲譙官柳崇祖曰論執事族親原從一等功臣父子等加資重久未蒙兄甚非美事也宰相等皆受計加而前日議得之時略不避嫌此甚不可○上曰率相署以此加陞職已久不可盡改只令改冗雜之類且崇祖曰廢主易不以御萬方上有私意則誰能代天理物乎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萬民朝廷不正則萬民何由以正乎今者朝廷若是其冗雜欲正萬民其可得乎請盡改無名之加以快與望上曰曾已請安不可更改崇祖曰祭祀國之大事在我世宗務盡精潔說文皆難抑頃在廢朝喪禮盡毀況俗祀乎書云承安終于文祖成王既成洛邑先之以祀虔當改革之時不可不力行以勸丁丁○臺諫司啓前事不允○左議政金壽童上疏曰臣前者啓請官守喪累謹天聽聖諭切切諭

## 三十二

## 三十三

音尚阻臣竊憚焉夫三年之喪天地之大經起復之後世之權宜此特由於不得己耳非可行於平常之時也如臣屢次備位三不能有所輕重不得不已據宜之制何必施之於小臣乎况今龍飛之初四方咸仰新政九教猶施令當一涕經常正道豈可私一小臣不違大經苟徇私宜玷辱官儀表之地臣及覆宗之不宜冒受伏望殿下憲臣哀迫之情特賜允俞○政丞華啟曰廣朝時以金宗直門使被重罪者請並追贈錄用其子孫傳曰御史譙傳曰近來無罪被誅者及剖棺斬屍者並贈爵祿其子孫如鄭懿趾韓明沈淵韓致寧魚世謙尹弼商成俊李克均等並追葬修立石碑致祭被誅人中堂下官追贈堂上官爵○傳曰即位之初親祭及宗廟名號拜陵拜文廟等事在所當先其擇吉以營○傳曰戊午年被罪人及緣坐人依甲子年被罪人例並放宥○傳曰今請因功臣賞賜休翊戴功臣例可也○癸丑御朝講堂公金謹思正言朴巨熙將原從功臣一等加親奏及父子陵加事方覆論啟參贊官鄭光弼亦論之不允○臺諫司合前事又答曰領議政在具瞻之地係國家之休戚者也雖徇居首相之位誠不可否尸位曠職而因人成事特欲敷衍苟略小辭今當革正之日此人爲

○臺諫啟曰功臣父子加領從功臣一等加請還改正門子旁署  
其有相避族親不差者恩裁執事所以杜私恩之弊也今於宗廟  
執事非但其族親身且為甚不可請依成宗朝例傳曰可○傳曰  
四學女婢依成均館例勿定他役○戊辰上不豫煩議政柳卯宰問  
安且啟曰今方夜寒上體不寧宗廟親祭請姑寧之各陵親幸亦  
可待日暖行之傳曰祭則大事初試親行氣甚不平今從柳等之言○  
內出金盞四部七寶臺具一部賜朴元宗太尉分賜柳卯以成希  
顏柳子光裕率躬之臣歸來中死弄子乞已卽示又賜銀瓶各一○上問  
政院奉城衛元俊久謫於外今又丁憂欲兩掌祭奉政院曰濟  
其窮○欲為之上裝至當然禮儀為官守者設不可虛施別賜參大  
何如傳曰據元俊子之同生寄知家貧故去而柳等之言果是并特賜  
木太元俊世故及扶坐故也○右議政柳卯曰臣聞順人情白濟州牧使金五倫  
才有可用一用則滿浦金海深入賊死刑還韓母志未應山功亦不  
由又受一州直守將海路請給一資入送何如傳曰可○倫既遣  
易其遺評事將五倫為無能無門地卑甲士拔起輩卽又舉才使  
才使柳卯謂其鄉多產名譽而善事人故能主於此○吏曹判書成  
希顏啟曰前日有教吏曹郎官不許參祭執事臣者前例自開國以來皆得差之獨成宗朝因臺諫所論不差耳凡親祭執事不可不擇  
其人本曹郎官皆一時諳練人捨汎何求若其親戚或有相避則朱不  
可差傳曰問于政丞政丞曰執事須引謹憲事體者吏曹郎官差之  
無妨傳曰可○三公議啓曰父子榮加雖無文籍可考但翊戴功臣眷  
城君之子雲山君遂安君皆以父蔭加資員謙金壽寧之父皆以子榮  
加資觀此可知功臣父子蔭加以不悖理傳曰知道○臺諫陳原從功  
臣一等加及閔子芳治罪事皆不見○三公啓曰鄭眉事申復本以贊  
成陞正二品爲府院君者實臣等同品但以正一品爲贊成者有古例  
特蒙擢拔心實未安傳曰其勿解○三公議啓曰金鑄道節度使辛  
武亦在超資之列但允武除本職時已授會憲令難復加擢重傳曰允  
武終兒馬一匹其他貲錢已極如左右議政柳子光等各給熟馬一匹  
○己巳臺諫啓原從功臣及功臣父子榮加事閔子芳依律合罪事吏

曹郎官勿差祭執事事皆不允○下教人道觀察使曰鑄城辛亥壬子全漆等物使窮巷小民無不周知如有內需司奴子不願國家恤民之憲而因倚收斂者許民申訴窮推以啓且烽燧復立事已會申諭而至今不舉行殊無備邊之意烽燧軍移定他役者惑邇本從制者宜即充定鑄加考鑄○下書平安遣成就遠觀察使曰近來民力困弊今年賦稅勿封進如有依懶逃上抄戮戶軍及軍士亂雜山行者摘發驗之固三公有咎也○庚午傳曰子病尚未愈自今月至二十七日恐不能視事也○臺諫啓曰功臣父子加考忠烈府無前例而安以所聞禁之請改正且論原從功臣一等加吏曹郎官差祭事不允○臺諫司上八條疏一曰正心二曰勤學三曰納諫四曰用人五曰守成寧六曰杜私恩七曰重賞賜八曰節財用其用人略曰沉於下僚者未必不賢在於高位者未必皆賢佞之臣未必盡去抱負之士未必盡用古者爵以令德官以授才而今則不然名在功籍則不問賢愚驟陞高位貂蟬亦希充滿朝廷乳臭子弟憑藉父兄並得美官用人之失未有甚於此時伏願殿下廣詢博咨如其質也則用之勿貳如其類也則去之勿疑頤殿上法祖宗之法謹而勿失其杜私恩略曰殿下以一國爲一家一國之人罔非臣妾孰為可愛而孰為不可愛乎今無窮外戚臣等之啓命正其失大臣當惶惶失措以謝前過之不暇而尚文其非所改者小不改者多是殿欲遵成憲而大臣使殿下不遑也伏願殿下應天地鬼神之享廟謳歌獻詠之歸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此其時也今之功行封者百有十六人臣等不識在靖國功臣之列者果皆有大勳勞乎且因父子之功而加階者不知其幾漢高帝功臣其元功只十八人光武帝臺諸將不過二十八人我朝開國靖難功臣其數亦少殿下推戴之功成於一日而記功之數倍蓰於古謂重獎賞誠正勲其節財用略曰殿下承煥帝之後民窮財竭比正節用愛人之時也彼田張等財產本非己物皆出自府庫豈可視同蕪沒財產之例而盡散於功臣之家乎請量入爲出不妄賜與以裕國用○憲府啓

詩試士其命題之毫在於欲矯士類有識者所不忍製應試之士門詣迎合巧言取飾鋪張敷衍無所不至以糊科名士林譽罵羞與焉齒况試藝之時已不依科場之例請罷其榜廢其人以正科目金壽卿辛旣尹皆以士類以齒列至為堂上而壽卿遭母喪未數月爲兵曹參知設笑戰謹無異平日胸次不熟我怒宰夫及其反正之後又不即反服毅尹攀結內人假托其勢攘奪人家略不知懼如此之類不宜玷諸朝右汚螭上風請付有司明正其罪罪其闕異端略曰殿下卽位之初城中寺刹勿令復立外方寺社亦禁重創近日遷寺社之田復愚農水陸之齋以開崇奉之端請亟還其命未絕異端招格署星宿廳之類並留其遺諱其遺諱侵略曰頃在廣朝委渾以文學著名及在陝古之地專事迎合凡傳告應製牒飾傳會務拉媚以固寵幸曹繼衡奴仕任士洪以媒擅技交結田同至引入政院房中陰致私款其嬖幸鬻弘文館文以外藉公論內挾私憾陰中傷人等語為說以從諛悅幸希輸自為微官因其妻家依附內人緣水遂營顯赫妖媚暎睛有同鬼蜮金社因嫁姻好媚事與清之三臺官私同歡馬以市恩寵其女命出獵擅獵故生以為驍軍將軍曾素以清介立名及至顯連卓事何詔施結擅

○水陸陵寢寺內頃嘗由番人奉事雖陵主所為則美請以此給  
功臣○諫院啓曰兩扇臨壓處勿令造冢自 祖宗朝未有此事陵主  
所以如此者苟遊觀也如此則京城內人家幾何傳曰如未撤則撤之  
不可今既撤之矣勿遠露何害○傳曰失訟刑獄勿令連繩○弘文館  
副提學李衡等上疏十三條其一曰正心二曰立志三曰勤學四曰  
從諫五曰嚴內外六曰重將責七曰與學校八曰尚節義九曰正士習  
十曰開異端十一曰崇倫約十二曰親君子十三曰遠謗佞其嚴內外  
略曰渙年以來官闈之尤失其道有腐層私謁婢子問安於閭閻擾  
宮門如市殿下新服嚴命舉事立堅無所不謹其尤所當謹者內  
外之分也其重將責略曰近來爵賞之施不法舊章或一事稱允輒加  
不次之爵以微撫超至堂上或至榮品或聞草無類乘時因事舉報趨  
附以叨顯然報之繁至不可數 殿下承積弊之移監核亂之政宜  
先痛改近者因臺諫公論 命改冒避而宰相及正職則勿改微品  
難類已不足道宰相正職朝廷所頤用尤所慎簡豈宜以非功因德置  
授高秩以長躁進僥倖之風乎其正士習略曰頃者廢除道喪身競成  
風至於冠儒冠者猶謀躁進求為監役求為醫務官員於甲子冬以律

招服張氏鄭氏復爵禮葬鄭母成宗特旨以通事之母其母也然所以通事為通事者主也於事主而亡在通事者之全也○諫院官曰請自金公著高世輔等達迎慶王至草虫蛇蛇以爲助陽之物恐其害於至外方百獸以致驕擾諸治罪傳曰廢主之用感天神不可詳知賢自所造亦不詳知不凡以甲寅爲輔國榮祿高陽府尹君昌壽輔國崇禎海平府院君成希頤輔國榮祿昌山府院君朴安性崇政議政府左贊成盧公弼崇政右贊成張英資憲河東君朴永文嘉善戶曹參判洪景舟翁萬春洪淳院都承旨柳榮祖印文館典翰柳孟獻李世應議政府舍人全彥平司憲府掌令廢世昌弘文館副提學辛世翊司憲府侍郎金世弼李弘祐文館校理金鑑文副校理金寬昌藝誠修撰金乃文副修撰○甲酉聽啓覆備朝講昌黎成化功臣尹蔭加原從宣上寺社位因賤壓處許民復入吏曹郎官不可差營禁事諫院又論全公著高世輔等事皆是允○御宿對○甲戌受常參御朝講諺訖侍講官柳宗祖曰佛出於漢明帝其後迭爲褒表耶說不息至於吾東方所有或虛或衰之時成宗大闢之若後位由則得無累聖德乎今令復位由則愚民不知聖意而持勅命崇奉也因此而

貴其適威銳監司而來親憲良馬與牛產之異而市恩寵且爲獄官專  
務殘酷以毒無辜專殺水以土喚烟家表裏歸結多飾美女以遮塵垢  
固竈至爲八道觀察使轉相因昧慎守矣得幸爲工房承首元奇  
技燭燭之真營繕建舞之事先審訖合督責太極又賜駕以至梓州  
朝官若此之輩後無狀士林切齒不啻一日在朝廷之上以累暉明  
之治謂一督辱任使不得齒列朝者文臣曰時言路久塞人皆以言事  
戒疏中願斥大臣過失略兼忌諱士氣鼓舞咸曰如此直古留之除萬  
中國勢安得不殆○傳曰前革除木陸寺陵寢寺內顧堂位田還給  
○傳曰鑿空闇數所許不實者外擊鋒者則勿治罪○空木傳曰  
臺諫上疏入條子盡覽之其中不能施行者杜私恩節財用及功臣  
監府事也○臺諫合司欲曰原從功臣一等陞堂上者請改正且令  
職田尚不足而功臣亦將賜田公田猶當分給況寺社田乎請以社  
分賜功臣變會接通鑑處可以撤去實起民怨今又不許選擇甚為  
不可更曹郎官差執事先王所以不許者欲杜其漸也請違先王之  
朝例皆不允○傳曰成宗朝舊臣全友臣特加資成缺嘗減折等  
並除相當實職前此成宗開皇初有選者每○主申傳曰成宗